



## 天津诗海

### 骑楼

(外二首)

■ 梁居定

欣赏骑楼新景观，  
古风还在胜楼群。  
休闲自在闻音乐，  
别有风光何处寻？

### 游蛇桥

独步蛇桥赏自然，  
乘舟泛水有同行。  
碧波掀起风光秀，  
群岭蓝天百鸟鸣。

### 尖峰天池

尖峰空中满红霞，  
映红天池遍野卉。  
天地连接浑一色，  
游人嬉水不知归。

### 静待

■ 陈奋

农历十五潮水来得快  
红树林里，鱼虾蟹在觅食  
滩涂上流浪的时间知道  
飞鸟翅膀挥动着消息  
让时间快快地出  
船儿满载就要回港

正午了阳光有点懒  
一把葵扇摇了多少回  
孩子们都跑去哪啦  
大榕树下的时间知道  
爷爷在招呼它快快出力  
亮亮嗓子，故事就要开讲

三亚南繁田间地头  
也静待着时间来出力  
饱满的种子在孕育丰收稻浪  
屋檐底下的时间知道  
排列整齐的一罐罐酸角酱  
明天就可以招待客人

付出所有努力之后  
就把一切期待交给时间  
酝酿蜕变，有些快有些慢  
见证时间神奇力量  
未来的另一头是惊喜  
汗水总会换来甜蜜芳香

### 睡莲

■ 曾新友

凝聚清香  
潜伏在某些季节  
心  
等待回暖  
才撑开久违的绿色  
不再羞羞答答的花  
放胆  
开得情真意切  
不负一段时光的精彩  
碧波总是拍打  
一个美丽的预约

## 名家美文

# 国文先生的念想

□ 赵晏彪

当打开电脑，再看这标题时，泪水便流出了眼眶。

这是一篇没有完成的稿子，因为在两个月前我们为李国文先生祝寿时，国文先生有个念想，在12月15日，茅盾文学奖颁奖四十周年的时候，见见老朋友。我们都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然后这篇文章便丰富了。

2022年9月18日，我、叶梅、葛笑政来到李国文先生的家，为老人家祝寿。一见面，国文先生还是那么的热情，精神依旧饱满，声音比电话中的声音还要响亮，除了眼睛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外，身体健朗，虽已93岁和我，依次可以说出过往的一些情景，且国文先生和蔼中谦虚之至，高兴中热情之极，恰是在这阵阵欢笑中我们相约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四十周年时，一起庆祝，再次相聚。

我们在相约中，在互道珍重中告别的了李国文先生，而这一切美好的愿望，突然定格在了“李国文先生于2022年11月24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的消息里。

“国文先生，您的念想还没兑现呢，怎么就悄悄地去了。”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着，两个月前的情景再次浮现……

9月初的一天，文友相聚，谈论的自然是在文坛之事、文坛之人，不知是谁提到了李国文先生。我说，十天后来是李国文先生的93岁寿辰。叶梅说，好像生日过了，8月24日那天铁凝主席和宏森书记已经看过了。

难道是我记忆有误？二十年前去李国文先生家组稿，那次恰巧国文先生过生日，记得很清楚是9月18日，因为这个日子太敏感了，所以记得。我还问过国文先生，您的生日就

是那一天吗？老人家说，这天是阳历，我填表时填的是八月二十四，阴历，因为9·18那天我不想过生日。

“我们去为李国文先生祝寿去。”众人听我讲述后异口同声，于是，叶梅、葛笑政和我约定“9·18”这天去为李国文先生祝寿。

李国文先生是我们尊敬的老一代作家中的典范，文章自不必说，198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在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今年整整四十年。人品亦是我们的榜样，不抱怨，不泄气，真阳光，交朋友。老人家见我们一行人到来高兴地说：“你们来看我非常高兴，昨天出版社刚刚给我寄来几套旧作，你们来不能让你们空手回去，咱们都是文人，每人送一套书做纪念吧。”

国文先生的“开门见山”让我们三位晚辈喜从心生。国文先生从书桌下面拿出几套封面是红色的书，大家围上前一看，是国文先生的获奖作品《冬天里的春天》修订本。我们不胜欢喜。

国文先生的夫人忙前忙后的为我们倒茶拿饮料，国文先生则拿起笔来为我们一一签字，盖章。我们每个人都拿着国文先生送的书与老人家合影留念。屋子里是满满的阳光，朗朗的笑声，在这初秋的日子，让我们感觉到周身阵阵的清爽。

叶梅欣赏着李国文先生的赠书，说：“您是文学界里的常青树，我们学习的榜样。”

葛笑政接了话题说：“国文老师当年是我的领导，他的这部获奖长篇小说打破了传统写法，不是按照人物成长，故事发展的时序创作的，而是通过主人公两天三夜的故乡之行，叙述了一个延续将近四十年的爱恨情

仇、生离死别的故事。这种写法当时在长篇小说领域里，还没有别的同行做过类似的尝试。”

国文先生笑着说，四十年前的，不值一提，你们正当年，现在新崛起的作家和流派挺多的，叶梅的作品写得很好，我读过。

叶梅笑着说：“国文老师，您的文章才是好文章，我们都很仰慕您。”“国文老师，您还记得给我写过序吗？”葛笑政迫不及待地拿出一本书，放在了李国文先生的面前。“这是我1992年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写的第一部纪实文学《东京的诱惑》。”

“怎么不记得？你阿姨总念叨你，说小葛怎么也不来呀，都想他了。”笑政听后笑着大声说：“阿姨，我没能写出好作品，没脸见您和国文老师。”接着说道：“我这小书也都30年了，我当时真是高兴得居然没有让您给我签个字，今天这日子特别有意义，您给补个签字吧。”

国文先生笑着拿起笔来，写下了一段话：“三十年前，我为小葛这本书写过一篇序，这次见到此书的译本，故多写几句。李国文九十三岁。”

“太珍贵了。”笑政欢笑无比地将签名本放进包里。

“笑政兄的小说没有得到您的全部真传，但他为人做事，有您的风骨。”我说着问阿姨，“您还认识我吗？”

不等阿姨回答，国文先生说：“晏彪呀，在中国化工报文化周刊时经常到家里组稿，后来调到作协民族文学了。”

国文先生的记忆真是非常好，我是1993年我在《中国化工报·文化周刊》任主编，当时行业报相对封闭，极少请行业外的作家写稿，我找到了同学周越的父亲周明先生帮忙，与众

文坛前辈相识了，李国文先生就是那一年认识的，明年也整整30年了。

时光总是过得快，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这样匆匆而过了。望着93岁的李国文先生和90岁的夫人，如此慈祥的一对老人，我们真心羡慕，祝福国文先生和德的夫人健康长寿！

该是告别的时候了，我们约定12月15日那天，相聚，共同庆祝茅盾奖四十周年。

国文先生笑着说，茅盾文学奖举办四十周年是应该隆重庆祝的，我的作品现在落伍了，不值一提。但我非常想见老朋友和帮忙过、服务过我们的编辑和评委，那时我们真的很纯洁。

走出国文先生的家，我与葛笑政边走边感慨，93岁高龄，声音洪亮，思维敏捷，与我们谈笑风生，何为？

“不争。”笑政说。

“平和。”我说。

“拒绝人渣。”笑政说。

“暗室不欺。”我说。

“国文先生知道‘情深不寿’的道理，我与国文老师是上下级关系，觉得他老人家，于当官，于名利，‘用情不深’，可以说是‘无情寡意’。”笑政说着发动汽车。

“一个人的长寿与短寿，会定格在人品上的，国文先生是典范。”说着我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是晚，坐在电脑前，与李国文先生交往的许多往事浮现眼前……

记得第一次拜访国文先生时，我说明确约稿之意，“为了让行业内的读者看到许多行业外名家的大作，我们报社成立了文化周刊，想把您的作品展现在报纸上，美文、杂文都可以，请您赐稿。”

国文先生大笑说：“你们打破行

业报的戒线，很好。百花齐放才是春，一花独开没有比较的美，春就暗淡了。多一个阵地对作家是福音，谢谢你。”

国文先生的话，至今令我记忆深刻缘于另外一位作家的拒绝。当我说明来意时，那位大作家严肃地说：“我对化工没有兴趣，你找其他人约吧。”我听后不死心，继续唠叨着说，“我们副刊早已打破了行业报的戒线，您想写什么都可以，但化工行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比如您身边就许多与化工有关的东西，您墙壁上贴的壁纸、门上的漆，脚下的鞋，哪一样也离不开化工……”但是，他几乎不等我说完，就一根接着一根地抽起烟来。由此，我对国文先生的真诚以待心生浓烈的感激之情。

国文先生的美意，先生的美德，先生的美文，以及对小辈儿的支持、尊重，就像德老人家楼前那棵树一样，四时轮换，自美风景。

国文先生悄然地去了天堂，不带走任何的念想，他把这念想留给了老朋友，任凭大家或念、或想……

(作者简介:赵晏彪,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开创型策划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写作中心主任,中外作家交流营组委会主席,《民族文学》原副主编。策划创办了“中外作家交流营”“中国文学对话诺贝尔文学奖论坛”“全国土家族文学奖”等。)

## 亲情家事

# 背上的桃花树

□ 王太生

迁徙时，故园里的一棵树安放到哪儿？

那年，一张真实的照片让我感动。在三峡库区，一个中年男人，在告别祖屋时，将门前的一株小桃树挖起，装进背篓里，准备带到新家。

淹没的水，会将所有的痕迹抹去。他这是舍不得将树丢下，连同对祖辈割舍不下的情感。如果将树丢下了，几十年岁月光阴里的点点滴滴：开心，或者烦恼；激动时的大笑与神伤时的眼泪；赏花时节和流汗的日子……也就丢了。

枝叶开散的小桃树，在男人的背篓里，像麋鹿枝丫一样的角，四下里展开。远远望去，男人也变成了一只头顶花瓣的雄性麋鹿。

一个男人做一只鹿，他要在水草丰茂的水滩追逐，他要懂得，有所舍弃时，哪些是要放下，哪些是保留并带走的。

一棵树，有人在乎，有人不在乎，这个男人属于前一种。树有经济价值，更附带情感价值，从照片看，这个老实的乡下人，有实用的经济头脑和依依不舍的聚散情。

大概那时他还不富裕，但更有故土难舍的成分，一件东西日日用久了，景物天天看惯了，都带着感情和体温，舍不得丢下。

也许此番还有另一层意思：乡人也风雅，骨子里有浪漫基因，爱美、亦

爱花，在意这株小桃树和它枝上清亮的缤纷。

小桃树，是两年前刚爆出来的。不知哪个夏日黄昏，人倚门框，啃一个大黄桃，桃子吃完，随手把核扔了。浅黄色的核，在地上骨碌翻了个身，附着虚松的土，遇到适宜的地气和水分，便爆出一株亭亭的小树。在这个乡下男人眼里，春天的小桃树就应该是亮丽动人，粉嘟嘟的桃花，将山墙屋脊，灼灼映亮。

日子过得不紧不慢，平常光景里日升日落。不曾想到，故乡情感的纽带，到最后，是与一棵树联系在一起。有风、有雨；有春花、秋月；有鸟鸣、惊雷；有嫩芽和落叶……男人还曾捧过一只大碗，坐在门槛上吃饭；霜染草木的土路上，留下弯弯脚印走过的痕迹。

那棵小桃树，混沌不知人间事，根须上的泥土还是新鲜的，满枝的粉色小桃花，隔着时空，依然灿灿绽放。

假如老宅的生活与草木相依，假如有没有想到过，离开衣胞地时，带走一棵树？

和这个中年男人一样，我也曾搬过家，当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时，许多东西难以丢下。为留住往日时光，我把原先一套旧家具中的两个橱柜搬进新书房，那些旧书也被我一并打包带走，舍不得扔掉。我搬家，虽没有房前屋后一株树，却也有一株长在花盆里的吉祥树。树是我七八年



前，从花木市场买回来的，养了一段时间后，打不起精气神，叶子慢慢掉落，眼看快要枯萎，我赶紧治虫，喷水，修剪，通风……小心伺候，后来有了起色，长到比一个成年人还高。离开时，我把它搬出老楼，又搬上高楼，与其他物件一道，安然抵达新居。

当一个人搬家，住到别处，房前屋后的一棵树，让他牵挂，尚没有找到解决方法时，乡情一时无处安放。

或许，在这个男人眼里，与故乡分别时，钱财、家具、衣物要带上，树也要带上。背上的这棵小桃树上路，与老屋桃花的记忆，一起关联收藏。

小桃树在故土，与祖屋站成一个点与屋脊、山墙的关系，站成让人过目难忘村居风景。

一个家，有一种独特气息，老家有

老家的气息、故土气息，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知道。

从前日子的阳光经纬，渗透在每一片叶面上，脉络清晰。枝上，栖息过山中的鸟，只是那只鸟再也找不到了，无法回到从前的院坝。草木光阴，再也回不到从前，树却记得风中每一只路过的鸟。

故园之上，生存空间，弯腰的农人种菜蔬与稻麦，也栽下树。偌大的故乡，天圆地方，宛若一只容器，盛过清水、空气，也盛过阳光、露珠，盛过飘渺歌声，也盛过袅袅炊烟。

回头一望，背上的小桃树，是一个中年男人背着故乡一起上路，对走远生活的流连与回望。倘若小桃树被栽到新的家园，它是一件旧物，承载着朴素记忆与深沉情愫。

## 深深浅浅的乡愁

深深浅浅的乡愁，  
掠过流年。恍若风吹  
杨柳，雨打芭蕉。泛  
起层层涟漪。

江南烟雨，寂静的  
雨巷里，烟雨楼台  
依旧。油纸伞下的丁  
香姑娘，是否会如约  
而至。

小桥流水人家，朦  
胧了一层淡淡的幽  
婉。悠悠地流动着绵  
绵的乡愁。

只想在江南水乡  
寻一场邀约，一场诗  
意的遇见，找回最美  
的初心。

于时光的倒影里。  
于相逢的嫣然里。  
于幽梦深深的婉  
约里。

乡愁，是家乡的田  
间谷穗。

是菜畦的茄子、青  
椒，院子里挂的木瓜。

摘下来，尝尝苦辣  
酸甜。

天边飘来一片云  
彩，落在我的心头。

阳光知道，知道我的  
情怀。那一片花海  
在为乡愁盛开。

流年似水的岁月，  
醉在相思的渡口。荡  
起深深浅浅的乡愁。

□ 曾洁

了，但还是不能把欠债全部还清。我想先把别人的还了，你的，留到年底还清，行不？”

“好。”我响亮地回答。

第二天，我提了一兜土鸡蛋，再次登门看望迟礼的父亲。一进屋就看见大伯坐在床上和迟礼说话，精神很好。

见我来，迟礼仿佛看到救星，连忙上前迎接：“仁哥，你来得正好，劝劝我爹。我要送他去医院检查，他硬是不肯去。”

大伯冲我一笑说：“迟礼的债还得不多了，我的病也得好差不多了。迟礼还乡治好了我的病。”

## 乡村韵味

### 善意的青草

□ 钟远锡

每一处菜园都是一个春天。自奶奶从小布袋里取出一粒种子开始，菜园就变成了岁月的脸面，淌流着人间最真诚的情感。

蝴蝶是最懂得怜香惜玉的。所以每次有蝴蝶过来，菜地里的花就会尽情地开。那些花，有时是金灿灿的油菜花，有时是洁白透澈的萝卜花，有时是娇嫩可人的豌豆花，有时是整天架着大喇叭，不管不顾向外界炫耀的牵牛花。

每次到地里，奶奶都会小心翼翼地穿过蔬菜缝隙，小心翼翼地俯下身去，生怕弄疼了蔬菜似的。连那只原本调皮的小黄狗，都很知趣

地站在菜地外，不会轻易涉足蔬菜领地，仿佛怕自己的调皮打破了菜地的情趣。“奶奶，那些青草要不要扯了？还有苜蓿花？”这是我幼时最常问的一句话。

“不用，青草也是生命，适当的青草，可以让蔬菜长得更好！”奶奶说这句话时，总喜欢直起腰将身子抬高，仿佛要让更多的生灵听到。

直到后来，我自己学种菜后才明了，原来善意的青草（如铜钱草、车前草）都是灵药，它们可让蔬菜免受某种虫类侵扰。而苜蓿花则是养料，将其翻耕在菜地里，蔬菜会长得更好。

## 万家灯火

### 衣锦还乡

□ 韩铁照

中午，我正在吃饭，发小曲奇跑来对我说：“仁哥，迟礼开着宝马回来了，衣锦还乡。”

几年前，迟礼的工厂倒闭，欠了很多债，带上妻儿外出闯荡、躲债。

我说：“什么衣锦还乡？他爹病重，卧床几天了。他肯定是回来看他爹的。”

曲奇说想去看看迟礼，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

曲奇疑惑：“你跟他关系恁好，他欠你的债也最多，最应该去的是你呀。”

我说：“正因为欠我的债，所

以我不去。”

曲奇说：“几年不见，我也只是去看看他，叙叙旧，不向他讨债。人家宝马车都有了，还怕还不起我那点钱？”

曲奇和很多人都去了。下午，曲奇又跑来告诉我：“仁哥，迟礼亲口说，他的宝马是二手车，只花了几万块钱，为了谈生意装门面。看来，我们不指望他现在还债了。”

晚上，迟礼突然来到我家：“仁哥，首先感谢你这几年对我父母的关心和照顾。其次，想跟你商量一件事，这次，我把赚的钱都带回来